

楊美惠著

女性 女性主義 性革命

對楊美惠來說，女性主義是一個召喚。

二十年前譯介《第二性》開始，

她不懈的將歐美有關女性主義的種種，

藉著引人入勝的故事，點點滴滴的傳達給我們。

這些點滴，經過楊美惠「台灣化的省思」後，

匯成我們這一代台灣婦女的問題核心。

誠如李昂所說，這是每一個女性

以及每一個關心女性的男性——必讀的一本書。



當代叢書 9

女性 女性主義
性革命

楊美惠 著

當代 叢書⑨

女性・女性主義・性革命

作者 楊美惠

校對 楊美惠 季良玉

發行人 張文翎

出版 合志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 / 台北市南京東路三段21號11樓

服務電話 / 507-4412~3

郵撥帳號 / 1056980-3

印製 弘毅印刷事業有限公司

地址 / 台北市汀州路782號6樓之6

電話 / (02)3962264

發行 台灣英文雜誌社有限公司

地址 / 台北市延平南路189號5樓

電話 / 361-2151

登記證 行政院新聞局局版台誌第5197號

初版 中華民國七十七年九月十日

定價 110元

/ 如有缺頁、破損、倒裝、請寄回調換

/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我是看這樣的書長大的——序

李昂

我的整個對女性主義的觀念，來自兩個人，在實際行動方面，呂秀蓮影響我最大，而在理論思想方面，楊美惠無疑是我的啟蒙老師。

在無法直接看外文書的初、高中，大學一、二年級，也正是我對所有新思潮瘋狂探索的特候，楊美惠翻譯的西蒙·德·波娃的《第二性》，有一段時間，成爲我的牀頭書，重重複複的翻閱，留在我一生中不管是自身作爲一個女性，或者，對我的小說創作，不可磨滅深長的影響。

所以我要說，我是看楊美惠譯、介的書長大的。

當然楊美惠沒有這麼老，我也並非如此年輕，只是她從事有關婦女問題的研究早，而我又自小即對新思潮十分好奇，如此，這一段看楊美惠譯、介女性主義的淵

源，持續了十幾年。

如同我說過的，最早是讀楊美惠譯的《第二性》，接下來，雖然我到美國讀書，一般淺顯的英文書還能看，但每回讀楊美惠寫的有關女性主義的文章，還是常感觸深刻。理由其實簡單，同樣作爲一個現代臺灣婦女，楊美惠與我面對的，相信在不少層次上是共同的問題與經驗，看外國人寫婦女問題，有時候不免覺得隔一層文化差異，但同樣的素材一經過楊美惠手中剪裁，經過一場「臺灣化的省思」後，楊美惠所著重討論的、或選擇譯介的片斷，便有了全然中肯的意義，說中真正屬於我們這一代臺灣婦女的問題核心。

這是我始終喜歡看楊美惠寫婦女文章的主因，在她的文章內，不乏國外重大的婦女問題消息，讀後，經常能追上一些該知道的訊息，而另一方面，楊美惠剖析問題的方式，既富學術深刻性，又能避免一般女性主義老套的陳腔濫調，極有新意。讀後在知識訊息的擴充、或思想層次的提高，都有極大的作用。

所以當楊美惠要我爲她的書寫序時，我先是惶恐的推諉，我的理由是，我是看她寫的書長大的，怎敢僭越的來寫序。及至接到校對稿，一翻書的內容，這本收集

從七七至八六年的文稿，有超過四分之三是我先在報章、雜誌閱讀過，而且篇篇都是我深愛的文章，我惶恐的心才稍安，就算是以一個愛好者的姿態來推薦這本好書吧！我這樣向自己說。

這本書最令我偏愛的，是它觸及諸多重大的女性主義基本問題，比如，被女性傳統認為「生命全部」的愛情，視為「天性」的母愛，與女性自身息息相關的性問題，經過楊美惠的討論，能真正使女性對本身的立足點作一番省思，對建立女性的自我，自有其不可或缺的重要性。

這本書因而不僅值得推薦給一般大眾，而且，如果能容許我這樣說，我會更直截了當的說：

這是每個女性必讀的一本書。

目 錄

序	李 昂	一
歐美女性主義的思想源流		一
——附錄：走向自由的旅程		二九
美國的E R A運動		三七
一個女性主義者的愛情觀		五一
打老婆		七一
母性		一三三
——附錄：田野風光		一五五
父愛		一六五
英美的性革命		一八一

歐美女性主義的思想源流

大約從一八一五年至一九一四年，整整一個世紀——也就是拿破崙滑鐵盧之役失敗後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前夕的那一百年，英美和西歐的婦女們，紛紛自動結合起來，向廣大的社會要求，「把女人也當人看待」。這一股蓬勃的婦女運動，爲歐美女子贏取到了一些重要的基本權利，包括財產權與子女所有權，以及在一九二〇年以前分別於英美所獲得的選舉權等。

那一個世紀歐美女性爲自己爭取平均權利的種種活動，今天往往被稱爲「舊」婦女運動，主要原因是，一九六〇年代開始以迄於今，從美國出發，又湧現了另一次婦女運動的浪潮，波瀾壯闊。婦女不但要求同工同酬，要求就業機會均等，而且進一步要求擁有掌握自己心身的權利。新舊兩次婦女運動，前後跨越了兩個世紀，是歐美近代社會史上不可忽視的重要現象。支撐這兩次婦運背後的思想與理論，雖然繁雜，卻也脈絡可尋，所以有女性主義（Feminism）的名稱。

女性主義，和其他哲學、政治、經濟的學說一般，其中包含了許許多多不同的見解與流派，「女人到底要什麼？」對於這個問題的回答，真正是眾說紛紜，莫衷一是。所幸這幾年來「婦女研究」欣欣向榮，在美國學術界蔚然佔有一塊新園地，

許多學者在這方面做了不少整理與詮釋的工作，本文根據已有的研究結果，就女性主義個別理論的起源、流變及其涵意，向本刊讀者作簡要的介紹。由於資料所限，下文將著重英美的思想潮流，僅在必要時兼涉歐陸方面的發展。

播種：理性主義與提倡女子教育

一般探討西方女性主義思想，多追溯到十八世紀末年英國女作家瑪利·吳斯頓克拉夫（Mary Wollstonecraft）的著作「為女權辯護」（*A Vindication of the Rights of Woman* 1792.）。「為女權辯護」確實為開創女性主義理論上的一座里程碑，下面還將討論到；然而比這部文獻更早以前，即十七世紀後葉，女性主義就已萌發。

當時在英國有一些女子，開始寫文章指陳英國社會裏男女教育不平等、家庭束縛女性等等。這些在家自學的女作家，最初往往在烹飪指南、科學常識及一般文學作品裏，零零星星地表達了一些為婦女抱不平的觀念。她們受到十七世紀流行西歐的理性主義的影響，相信男女天生智能相等，要求為女生普遍設立正規學校，甚至

女子大學，以求在哲學、科學、神學等各個知識領域裏，接受同男子一樣的課程訓練。她們也指斥婦女在家庭裏的卑劣地位，認為男人是傳統婚姻的單方面受惠者。大多數女人成天忙著重複再三、無止無休的家務瑣事，真正是「高級傭人」，這種情況若不改良，婦女不可能發揮才智，做一個完美的妻子和母親。她們也鼓勵生活優裕的婦女努力上進，不要做美麗、悠閒的「寄生蟲」。

這些來自英國社會各個角落、身分懸殊的女作家——譬如有一位是女僕後來晉昇為私人秘書，有幾位在女校執教、或當家庭教師；其他多數出身上層階級，有一位還是女公爵呢——她們可說是最初的「女性主義者」(Feminist)。因為她們開始從人類社會集體而非個體的觀點，把「全部」婦女看待成一個整體，一個相對於男人而受壓迫的社會「羣體」，並且要求改變該羣體的共同處境。這種想要「同心協力」改善「婦女全體」生活的願望，而非僅僅促進某些特出女子（如「才女」或今日所謂的「女強人」）的個別利益，便是女性主義的關鍵所在。也便是這種精神，使得她們有別於當時許多單單爲了個己的利益而贊成男女平等的作家。

這裏必須指出一點，擁護女性主義的思想家，並不限於女子，也有男作家的觀

念更爲激進。譬如讀者熟曉的、在英國文壇上大名鼎鼎的兩位小說家，「格列佛遊記」的作者史威夫特 (Jonathan Swift) 和「魯賓遜飄流記」的作者迪浮 (Daniel Defoe)，對兩性關係都發表了卓越的見解。當時在中外一律的「女子無才便是德」的傳統規範影響之下，女人家的獨立思考能力、由衷的自發之情、以及豐富的想像力，往往都被認爲是性情佚蕩不馴而受到壓抑。因此，女作家無論在行爲、思想、或寫作內容與修辭上，均難免拘謹、含蓄、自斂。真正敢於徹底檢討男女問題，並爲婦女的權益大聲疾呼的文字，往往還是出自男作家的手筆。

迪浮在「論女子教育」一文的開首便這樣抨擊道：「估計我們是個文明而有基督精神的國家，我常常想，我們不讓婦女有追求學識的自由這件事，可說是世界上最野蠻的風俗了。」他又寫道，蘊藏於人內的靈魂像顆粗糙的鑽石，如不加以琢磨，是不會顯出光彩來的。女人也一樣有靈魂，爲什麼限制她們受教育呢？「我不能想像，全能的上帝把女子造得那麼嬌柔，那麼美麗；賦予她們那樣的嫵媚而使人類增加多少歡欣愉快；給予她們同男人一樣富有才智的心靈：這一切，只是爲了要她們當我們的管家婆、廚娘和婢奴！」

批評英國社會的諷刺作家史威夫特，也強調教育對女子的重要性，他認為女人的軟弱、無知和庸俗，完全是缺乏正當教導所致。在「格列佛遊記」中，他所創造的大人國和小人國裏均設有女子學校。女生除了與男生相等的正規學業外，還要訓練得「堅強、迅速、耐勞」，同男子一般。史威夫特更借用大人國主人的口吻發表他的女性主義觀：「……給男女不同教育，將顯示我們居心險惡。果真如此，我們同胞中有半數人除了會生殖外，什麼都不懂！而把撫育子女的任務交託給這種無用的動物去履行，更是不仁。」他在一篇「寫給一位初婚少婦的信」裏，勸戒這位少婦不要把浪漫愛情的理想帶入婚姻，要自立自強，要學會照顧自己，方能養護兒女。史威夫特欣賞有義氣的女子，認為「知識、判斷力、正義、真誠與堅忍不拔」是男女都應具備的品德；他甚至在一首詩裏建議「改造男人」。改造之後，他們才懂得珍視真正優秀的女人。

以上說明十七、十八世紀之交，女性主義的焦點在於提倡女子教育的普及，以爲改進一般婦女生活景況的基礎。然而他們忽略了更廣泛的歷史條件，沒有接觸到使婦女受壓迫的政治因素。一直要到十八世紀下葉美國獨立戰爭與法國大革命以

後，女性主義才與政治理論掛鉤，演變成「女權」思想，婦女才開始要求政治上的權利。這方面第一部有系統的著作，便是前文已提到的吳斯頓克拉夫的「爲女權辯護」。

萌芽：從「天賦人權」到「女權」

法國革命所標榜的人權觀念雖未必直接與女權的提倡有關，尤其當時倡導自由主義思想的哲學家如撰寫「民約論」的盧騷等人，在討論「人類不平等的淵源」這類問題時，都未把女性包括在內；法國革命本身不但沒有促成法國婦女的解放，而且拿破崙正式頒行的「民法」上明文規定婦女和兒童歸屬男人監管。但是，革命思潮對於英美女子卻產生了啟發作用。「爲女權辯護」便是根據啟蒙時期重視理性、自然哲學與平等權利的理論，而爲婦女爭取平權的宣言。

瑪莉·吳斯頓克拉夫夫出生倫敦，年輕時即已創辦女校，寫書謀生。她所交往的當代文人名士，亦多在思想見解上飽受反對君權與父權的理性主義哲學家洛克（Locke）的影響。這夥名士之中，包括「人權宣言」的起草人，由英國移民美洲的

潘因(Thomas Paine)·發現氧氣的自然科學家普立斯特利(Joseph Priestley)·無政府主義政論家兼小說家高德溫(William Godwin)以及自由主義哲學家密爾(John Stuart Mill)等人。「爲女權辯護」要求把當時歐美男人所爭取的自由平等——或者更具體而言，「人權」與「參政權」，延伸到女人身上。吳女士強調女人也是天生「愛好自由」的、「有理性」的「人」，若給予同等機會，也有獨立自主的能力。她還花費許多筆墨去闡明傳統社會習尚如何強加在女子人格上，阻止了她在才智與品德方面的正常發展：

「從小婦女就被教導，要以她們的母親爲榜樣，懂得一點兒男人的缺點，具備一些兒恰到好處的狡猾，加上脾氣溫柔，外表上絕對服從，並且曉得像孩童般循規蹈矩，如能這樣，她們將取得男人的保護；倘使她們還有幾分姿色，那麼至少一生中有二十年，便什麼也無須操心了。」

「社會把女子鑄造成男人的玩具、他的風鈴，只要他高興時，不管有沒道理，她都得在他耳旁叮叮噹噹響。」

「社會塑造女性」此一論點，後來成爲各派女性主義熱衷討論的標準課題。而「爲女權辯護」這部鉅著也成了婦女爭取平等權利的「聖經」，英美早期女性主義健將無不人手一冊。例如被譽爲美國婦運之母的露克蕾莎·莫特（Lucretia Mott），便在她家客廳中央的方桌上攤擺了一本，前後逾四十年之久。

十九世紀前葉進步的男性哲學家，密爾是唯一明白將自由主義原則應用到婦女身上的。密爾十七歲時曾因分發節育傳單被倫敦警察逮捕過，以後他也以議員身分在國會爲婦女參政權而辯護。密爾認爲社會與政治機構最主要的目的，在於將人類的潛能盡量發展到最高層次。解放婦女除了促進婦女的福利之外，也是增進全人類幸福的先決條件。他在「婦女的屈從」（The Subjection of Women, 1869）論文裏這樣寫道：「女人從屬於男人的立法本身是錯誤的，也是目前妨礙人類進步的主要原因，這是我早年對社會和政治還未產生任何意見時的想法，而且也是後來因人生經驗增長，在不斷地反省中繼續加強的看法。」密爾認爲在法律之前應男女平等，因此主張舊有的婚姻法應加以修改；此外婦女也應享有財產權、從事任何行業